

[理论研究]

交流叙述学视野下的空间存在形态

王委艳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关键词: 交流叙述学;空间存在类型;功能;意义

摘要: 在交流叙述学视野下,空间的存在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分为多种类型。空间在交流叙述中以各种方式参与意义的建构,并在交流中承担各种功能,如空间性格、空间规范、空间参与及空间性质与延伸等。在交流叙述中,人与空间关系复杂,空间依赖、空间误用、空间营造、反空间等等显示出这种复杂性的冰山一角。人与空间关系紧密性可以通过多种空间内化现象得到表现,如权力、行为、心理、规训等均是空间内化的具体表现。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22)-012-09

DOI: 10.13399/j.cnki.zgwxj.2022.04.002

The Form of Space Exist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ve Narratology

WANG Weiy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Henan 464000)

Key words: communicative narratology; space existence type; function; significance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ve narratology, the existence of space can be divided into many typ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Space participat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in various ways in communicative narration, and undertakes various functions in communication, such as spatial character, spatial norms, spatial participation, spatial nature and extension, etc. In the communication narrati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space is complex. Spatial dependence, spatial mis-use, spatial construction, anti-space and the like only show the tip of the iceberg of this complexity.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space can be expressed through a variety of spatial internalization phenomena, such as power, behavior, psychology, discipline and so on.

任何交流叙述都会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没有不占用时间和空间的交流叙述。因此,交流叙述既是时间性的也是空间性的。“空间是交流的最基本和普遍形式的本质所在”^①,空间既可以为交流叙述提供场所,也可以成为交流叙述文本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空间本身也可以作为交流叙述的对象。“不是所有发生在空间中的行为都意味着交流,但是大多数的空间行为都包含了某些程度上的交流。如果事实如此,在我们的一生之中,我们通过空间进行的交流很有可能要比使用正规语言要多得多。”^②而以叙述的方式进行交流,空间更是不可或缺。空间在交流叙述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空间为交流提供场所,并参与交流叙述文本的建构及意义的生成。空间参与了交流叙述的整个过程,甚至对交流叙述进行规范和塑造。

一、交流叙述中的空间存在类型与功能

空间是一种复杂的存在,以叙述的方式交流更是人类普遍的交流方式,因此二者结合所形成的空间

[收稿日期]:2022-08-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交流叙述学”(19FZW049)

[作者简介]:王委艳,文学博士,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大学符号与传媒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类型也是一种复杂的存在。在现实的交流叙述活动中,空间往往被或隐或显地嵌入其中,有时甚至难以觉察空间的存在,例如庭辩叙述、舞台剧、电影、体育比赛、新闻直播,等等。因此,对交流叙述空间的类型要在具体的交流中进行分类。空间具有多种功能,但空间的功能一般以对交流叙述的意义建构为分类标准,就是说,以空间的功能性质在交流叙述意义生成中的作用作为分类依据。这里,笔者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即空间以人的存在为基础,空间意义必须纳入人的意义建构之中才有价值,因此,空间的功能以人的活动为前提。

1. 交流叙述中的空间存在类型与意义表达

空间的存在,按照不同标准,可分为不同类型。对人类而言,空间的意义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赋予,没有这种精神,空间对人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因此,对空间的分类以有意义为基础性条件。但对空间的分类却是一项非常不容易的工作,不同的标准就会有不同的类型。如果以通常对交流叙述空间的命名进行类型划分,可有三种情况:其一,按照空间特性为交流叙述定性,空间以此为一种类型,如法庭、咨询室等;其二,按照交流叙述的特性为空间命名,交流叙述的性质决定了空间类型,如发生在非特定空间的故事讲述、新闻采访、口头艺术等;其三,交流叙述和空间共同性质作为空间类型,如(医疗叙述的)接待室、学校教育叙事、虚拟网络游戏等。这种以命名方式进行的分类虽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呈现空间在交流叙述中的意义,但这种方式或过于简单,不能反映更深层次的空间意义。

按空间的物质存在方式进行划分,交流叙述空间类型可分为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实体空间是物质性的,具有一定范围、容量,可测量的;虚拟空间是以符号虚拟而成的具有某种符号容量的比喻意义上的空间形态,如心理空间,网络空间,小说空间等,它是虚拟的,精神性的,是在比喻意义上来说的,它不具有清晰边界和范围,也不可测量。以此分类为基础,实体空间又可分为自然空间和人文空间,前者以自然方式进入人类视野,虽然人类赋予其各种意义,但它的存在基本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没有人类活动的自然景观、宇宙太空等;后者是人类的制造物,其内容是人类根据自己的某种需要而创造的,如园林、建筑、城市、乡村等。从叙述文本角度来说,可分为文本内空间和文本外空间。从交流叙述的角度来说,空间的形态可分为真实交流叙述空间和虚拟交流叙述空间。站在交流叙述学角度,交流叙述的空间存在类型多样,围绕交流进行的叙述活动也呈现不同特征。但需要指出的是,不是所有空间都参与交流,交流不是空间存在的先决条件。

就虚拟网络空间的交流叙述来说,网络的远程传输使多空间的交流叙述成为可能,不同空间中的参与者以网络虚拟空间为交流场所进行互动与交流,通过远程通话、评论、弹幕等方式实现信息分享。网络事件(网络活态叙述)的形成是不同地域参与者在网络虚拟空间交流而形成的叙述类型。网络、影视等现代传媒也为体育叙述、新闻叙述等提供技术支撑,这些叙述类型靠不同空间的共时参与而形成多空间的联合。网络时代,文学阅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电脑、iPad、手机等阅读工具使阅读的空间形式发生了根本改变,从创作到发表再到读者阅读变得快捷而且交流空间和时间灵活,限制性条件减少,网络文学交流空间带来了文学交流(包括文学叙述在内)革命性变革。所有这些虚拟交流空间的形成,已经不再靠时间获得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受现实空间的限制也在减弱。

任何参与交流叙述的空间都是意义建构的一部分。空间交流并非交流双方简单的空间交换,而是各自的交流符号携来自各自语境的“声音”,“交际中的任何一个成员不可能找到一些可能是中性,没有他人评价和向往,没有声音的词语。不可能。他必须通过他人声音来接收一个词,而且这个词意义充实。在另一个具有他人意识的语言环境的基础上,他介入到自己的语言环境中”^③。就是说,各自语境已经经过符码并携带语境信息,它不是“中性”的,也不可能是中性的。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语境交流来勾勒空间交换的运行路线。任何进入交流的空间状态都是经过编码的符号,在交流叙述中,不存在纯粹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交流,空间进入叙述经验,已经摆脱自然状态而进入意义编码,携带人的感知,因此,在交流叙述学视野中,空间交流实际上已经转化为意义交流,遵循交流叙述意义生成的内在逻辑。如此,意义空间开始形成,此非传统上的空间形式,而是在形而上层面获取的某种抽象空间形式,它不同于现

实空间,也不同于虚拟空间,而是凌驾于二者之上的某种空间状态,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一种意境。这种抽象空间形式可用中国古代诗学中的“意境”“至境”等概念进行类比体悟。例如诗歌《江雪》中的“独钓寒江”、中国画的虚空留白、音乐的“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的意境空间等,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这种抽象意义空间是非常具有审美特质的类型。

人类活动无时无刻不处于空间之中,空间在人的活动中被命名、被安排进各种各样的意义单元,使空间承载各种各样的符号信息。空间类型也变得种类繁多。春种、夏作、秋收、冬藏,这是中国北方农民对于农耕方式的精准概括,这种看似时间意义的农田操作,实际上是对土地空间的命名与改造,这一过程实际上完成了一种具有轮回意义的空间叙述过程。这种叙述过程被无数艺术类型表达,从而形成具有生命意义的、通识性的空间审美规范。

中国地名中以“……阳”“……阴”来命名实际上代表了一种空间方位,但并非是一种简单的空间方位,其中包含了人们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和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宏大叙事。这种空间命名及其他各种空间安排实际上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关系,使得空间成为各种关系的填充区域,“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④。因此,空间的存在类型也可以按照社会关系进行分类,人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也可以用空间类型进行表达,如富人区、贫民窟、街角社会、城市、乡村,等等。如果将人类历史看作是一种宏大叙述,那么发生在各种空间类型中的人类交流就会成为交流叙述的一部分。电影《海上钢琴师》中的“1900”,游走于头等舱和二等舱之间,两种空间的对比中贫穷、富裕、真情、欲望等,通过不同空间中人的特定行为、语言表现出来。

现代社会,空间被严格区隔和定位,叙述行为的发生越来越被纳入特定的时空,从而形成预设的秩序。现代空间复杂、多元,发生在现代空间中的交流叙述活动往往被置入多种层次、多种内涵、多种意义单元的空间之中,人往往被空间所叙述。因此,现代空间从某种意义上是碎片化的、多义的。现代社会的空间类型是根据空间的功能进行分类的,这种空间分类对人的行为方式有着规范作用,换句话说,现代社会已经把人的行为进行了空间规范,特定的行为方式为交流叙述的效果与影响增加了可预知性。如体育比赛,这种叙述方式具有规定性的空间和规则,运动员只能在允许的范围内运动,这样就产生了相应的交流方式。庭辩叙述中,法庭的空间布局和法律规范作用使庭辩叙述被规范进入一种程序化状态,交流被控制在许可范围。

当今世界,信息传媒的发展使得人们的交流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空间形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空间类型及其存在方式与传统迥然不同,“现代社会不仅使时间与空间相分离,而且也使空间与场所相脱离。由于邮件通讯、电话电报、互联网等科技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推动,人类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迁,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间—空间意义上缺场的东西所取代。于是‘脱出’现象就产生了,社会关系被从相互作用的地域性的关联中‘提取出来’,在对时间和空间的无限跨越的过程中进行被重建”^⑤。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技术手段为空间重组和跨越时空的交流提供了一种可能方式。于是一种新的网络共同体产生了,在这种共同体内部进行交流的人,跨越了具体场所及其携带的各种社会关系,而形成新的具有共同交流对象的虚拟共同体。因此,以虚拟空间方式进行的交流叙述成为当今交流叙述中的普遍类型。如围绕网络小说形成的读者集团、网络影视弹幕和讨论区、围绕网络活态叙述形成的各种类型的参与者(讨论者、信息发布者、广告商、围观者等)。传统空间壁垒的倒塌、新的空间方式的建立是全球化与网络化、数字化时代非常重要的特征。

2. 空间在交流叙述中的功能

已如上述,在现代社会,空间的类型很多是根据空间的功能进行划分。在具体的交流叙述中,空间参与交流叙述文本的构建,在交流中空间承担各种功能。实际上,我们讨论空间有一个基本前提,即空间不是一个空旷的场所,而是携带了各种意义单元,并承担一定交流功能。因此,进入交流叙述的空间一定是具有意义的,其意义方式决定了它在交流中的功能。有关空间在人类行为与交流中的作用,布莱恩·劳森有一段精彩描述:

我们通过对空间语言的运用达到各种各样的目的。通过它既可以表达出我们的个性,也可以传达出与其他人的共性。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是非善恶观念。我们使用空间语言传达出或激动或平静的情绪。在社会行为中,我们可以通过它传达自己的意愿,或者反过来,接受别人传送的信息,诸如打搅、招呼或忙于事物。我们可以掌握与人交流的程度,可以表达我们主导或从属的地位及社会身份。通过它我们能够使人们聚集或分散开来。通过它我们能够传达一系列关于可接受行为的规则。同样的,通过它也能够传递我们有意去打破这些规则的信号!^⑥

列斐伏尔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论述空间的各种功能:生产资料、消费对象、政治工具、阶级斗争介入等等^⑦。这是一种宏观意义上的空间功能。如果将空间放进具体的交流叙述之中,上述空间的宏观功能对交流具有强大的塑造效果。但从微观意义上来说,空间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也具有影响交流叙述文本建构、意义生成、交流效果等的微观功能,这些微观功能与宏观功能一起构筑起交流叙述的空间域。因此,在交流叙述中,空间根据交流情景的不同,其功能各异,很难穷尽所有的功能,下文对空间的交流叙述功能的论述只能说是众多功能中的一部分。

其一,空间性格,即空间在交流叙述中可携带人的性格。任何空间都与人有密切关系,尤其是一些私人空间,更是携带人的性格。在交流叙述中,这种携带人的性格特征的空间可有效参与交流叙述文本的建构,并影响意义的生成。如《红楼梦》,通过空间描写塑造人物性格。例如对于林黛玉居住环境的描写,粉垣、修舍、翠竹、游廊、梨花、芭蕉、清泉等等无不携带林黛玉的个性;而薛宝钗的住处,则显得寒酸许多,“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可以见出二人性格的不同。

空间性格在一些叙述类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如在庭辩叙述中,对嫌疑人作案动机的还原就离不开对其居住空间的调查与分析,每一件家具、器物、装饰无不透露出人的性格、好恶。对其活动空间的性格化还原会对其犯罪心理做出最切近事实的判断。在教育叙事中,对学生进行家访是针对性教育的重要环节,通过对学生居住、生活空间的实地考察与感受,可以重建学生的完整生活和学习轨迹,有针对性实施教学。影视作品中,对空间的精心设计和布局,可营造效果极佳的观影效果,这种空间安排具有双重效果,其一可以辅助塑造人物形象,其二可以对观众构成视觉冲击,获得某种预设接受效果。

其二,空间规范,空间可对交流叙述进行规范。空间并非一种简单的容器,无论虚拟空间还是真实空间,其性质不是单一的范围规范,而是有更多的规范内容。任何交流叙述都在一定的空间中发生,而任何方式的交流叙述都会遵循特定的规则,但规则并非只是一种明确的符号约定,而是包含了交流空间所携带的空间规范。空间是有语言的,而且这种无声的语言会非常深刻影响存在其中的人的交流。但空间的这种规范作用有时候并不为人觉察,直到有人打破这种规范。例如人类的建筑,“建筑为我们组织和建造了空间,其内部空间和围合空间的物体能够以它们使用这种空间语言的方式来激发或禁止我们的行为。由于这种语言不能被直接地看到或听到,从而也不能被记录下来,所以它很少被人注意。但是,当我们在空间中移动,与他人发生关系时,我们一生都在使用这个语言,或许,只有当其被在十分不恰当的使用时,我们才会注意到这种语言”^⑧。

列斐伏尔谈及现代社会空间的变革,指出现代社会“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⑨。现代社会越来越将空间生产纳入一定的规范之中,形成空间规范,并影响发生其中的交流叙述。或者说,交流叙述受到了空间规范的制约,其交流意义的生成与空间规范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如庭辩叙述中的法庭规则、体育叙述中的游戏规则、网络游戏叙述中的一些游戏规则,等等,无论是真实空间还是虚拟空间,其规则即构成叙述的一部分,对参与其中的各种叙述要素起到规范作用。对于交流参与各方而言,空间规则就是交流的一部分。剧场叙述中的舞台演出和台下观众就有规则约定,虽然剧场有一些明文规定,但长期的戏剧演出与接受形成了交流双方默认的规则程序,这种程序在现代社会的空间生产(剧场建筑等)下会发生改变。如演员与观众之间的直接交流在某些舞台设计中变得不可能,中国传统戏剧的插科打诨有时候由于舞台的设计原因而无法实现。

其三,空间参与:即空间对交流叙述的参与程度。空间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所,空间本身也是叙述。空间在交流叙述中的存在方式有两种类型:一是空间作为交流叙述的发生地,一是空间本身参与到交流叙述之中。这种分类实际上并不严谨,因为作为交流叙述发生场所的空间也是一种叙述元素而参与到交流叙述文本建构中来。但这种分类其实包含了这样一种思想,即空间对交流叙述的参与程度。已如上述,现代社会的空间生产同时也是一种规则生产,它规定了空间中的人物行为和社会关系。但并非所有空间都具有这种规定性。因此,空间作为交流叙述的发生场所,其对交流叙述规范作用的大小要视情况而定。如体育叙述中,体育比赛的主客场因素会对运动员的心理及现场观众的心理产生影响,但作为交流叙述的发生场所,其影响不具有决定性作用。

空间本身参与到交流叙述之中,在各种叙述类型中均有这种现象,并且是叙述文本的主要构成元素之一。“在我们相互交谈时,我们之间的空间也是交流的一部分。”^⑩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列举了各种空间类型,诸如地窖、阁楼、茅屋、抽屉、鸟巢、贝壳等等,我们发现正是这些微观空间类型构筑起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些微观空间类型在文学叙述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只是有时候我们对之忽略而已。巴什拉指出:“必须说明我们如何居住在我们的生存空间里,与生活的各种辩证法相符合,以及我们如何日复一日地把自己扎根于‘世界的一角’。”^⑪意思是说,我们的生活也许符合辩证法,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生活在由各种空间形式组合起来的“生活空间”里。换句话说,是各自空间形式构筑起我们的日常生活。最直观的例子是展览,有的展览以叙述的方式布展,在某个阶段,以小空间布局(展览本身就是一个大空间)方式对某个阶段进行还原。例如对一个人生平的展览,用小空间还原某一时期的生活状态等。

空间本身参与叙述文本的建构在交流叙述中会产生独特效果。如上述展览的小空间布局在接受效果上会优于简单的文字介绍。以视觉为感觉媒介的展览叙述对视觉空间的依赖要高于其他感觉形式,但也与叙述文本自身特征有关。如小说叙述也靠视觉获取,但其文字符号所要求的更多是一种想象。但为了更加直观,小说中增加插图,现代传媒中增加链接等可增强交流叙述效果。

其四,空间性质及其延伸。正因为空间携带了人的意识,并被人赋予意义,因此空间有自身性质,空间性质的形成有各种情况,强制性赋予是其中一种,例如法庭被赋予公平和正义,体育场被赋予更高更快更强等等。有些则是在历史文化中逐渐形成,如竹林代表隐逸、园林即雅趣与闲适,另外还有,如宫廷、萧墙、公堂、开封府等。空间性质与社会关系、经济状况、社会阶层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空间性质往往延伸出更多的思考。如空间正义,现代性空间生产具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空间携带规则等于社会联系的各种价值规范,从大的空间布局来说,城市、乡村等的空间分布直接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层级相关,从小范围来说,城市有各种空间功能划分,尤其是一些看似是公共空间却是社会分层、贫富差距的表现形式,因此,空间正义正是从空间层面考虑这种空间功能性划分带来的非正义成分,从而为社会正义的实现提供另一种思考方式。交流叙述无时无刻不发生在各种类型的空间之中,交流叙述参与各方受到空间性质的影响,交流叙述文本意义的生成也同样受之影响。正义、道德、法律、秩序等等这些性质会参与到交流叙述之中,并影响交流叙述意义的生成和交流效果。

二、交流叙述中人与空间的关系

空间,只有人赋予其意义才有价值,这是交流叙述学研究空间问题的基础。人与空间的关系是一种交互关系,人的存在靠空间来定位,空间意义靠人的活动获取。人与人之间以叙述的方式交流均发生于特定的空间之中,这样空间就参与了交流叙述的运行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对交流叙述文本的形成、意义的建构产生影响。在交流叙述中,人与空间的关系可有如下几种情形:其一,人的交流叙述行为发生于一定的空间之中;其二,人利用空间进行叙述交流活动,包括正向利用和反向利用;其三,人在叙述交流中与空间形成矛盾关系,并尽量将空间因素排除在交流之外;其四,空间误用,即在交流叙述中错误使用空间并导致某种结果发生。

在现代社会,人的空间生产更加自觉,生产本身就有目的性,因此空间便携带特定意义,人与空间的

关系被固定化,人的符号身份与空间的符号身份相互影响,后者越来越对前者拥有较强的命名权力。这种空间控制权力在现实空间表现明显,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深度发展,虚拟空间也越来越拥有更加强大的控制权力,人与空间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反转,空间对人的控制加强。同时,由于人相对于空间的位置关系和权力关系的不同,形成人与人之间新的统治形式,传统意义上的阶层划分在现代化空间生产背景下发生巨大变化。正因如此,从空间角度思考正义、道德、法律、自由等等价值观就成为一种必然。交流叙述中,人与空间的关系与现代化的空间生产及其所产生的各种状况有紧密联系,换句话说,在交流叙述中,参与各方都无法排除空间性质对其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会在其言语行为中表现出来。

在具体的交流叙述中,空间与人的关系表现多样,或者说,空间在不同的交流叙述中与人的关系都会不同,因此,我们无法对空间与人的关系做一劳永逸的定性。但有一个基本事实,即人与空间是不可分割的,人离不开空间,空间只有人的存在、只有进入人的意识、被人感知才有意义。下面对交流叙述中常见的几种人与空间的关系进行讨论。

其一,空间依赖。人与空间一旦建立关系,人就有一种对空间的依赖心理,这种心理直接影响其言语、行为方式及与人交流采取的姿态。利用这种空间依赖可以对空间和人进行命名,如体育比赛的主场与客场,一般情况下,处于主场的球队会比处于客场的球队更有心理优越感,这种空间依赖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在主场球员的行为之中。空间依赖在交流叙述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庭辩叙述中,角色位置是严格规定的,而且处于不同位置的叙述者其言语效力在法律规则内是不同的,这种空间带来的话语权力关系是法律赋予的。在此,人的角色靠空间站位赋予并行使有限权力,不同的人在庭辩交流叙述中的关系依赖于各自不同的空间站位,其依赖方式是一种规定性、强制性的。

空间依赖可形成某种行为固化,当空间变化,人的行为有时候不会马上随空间变化而变化,这样就会形成人与空间(新空间)之间的不适应,人的行为被原空间依赖心理所扭曲,与新空间之间构成不协调关系,这种关系可形成不同的叙述效果。如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中皇帝康熙离开象征皇权的空间——皇宫,其行为往往表现出与民间空间的不适应,如随口说出的“朕”等。戏剧利用人的空间依赖心理来使人的活动变换空间,就会形成戏剧性。

在交流叙述中,空间依赖有三个方向:其一,交流叙述参与者都有这种空间依赖并由此形成某种言语与行为方式,这种空间依赖可分为自由形成即非强制性形成,和规定性形成即强制性形成。考查这种空间依赖,可以用来研究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其二,交流叙述参与的各方可以利用对方的空间依赖来达到某种叙述效果。其三,规避空间依赖,即采取某种改变空间的方式来规避交流叙述参与者的空间依赖心理。如体育比赛中的交换场地或者采取异地比赛、庭辩采取异地审判等。

其二,空间误用,指交流叙述行为与空间形成矛盾关系,导致在空间中发生不相宜的言语行为,并产生相应的结果。空间误用是交流叙述中的常见现象,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对空间的正向误用,一是对空间的反向误用。所谓正向误用,指在实际的交流叙述中,虽然产生了交流参与者对空间的误用现象,但是一种善意的误用,且产生符合交流意愿的效果或意义。所谓反向误用,是指在交流叙述中,交流参与者错误运用空间关系,对交流效果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产生交流失败的情况。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空间的误用现象有些时候是在交流参与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即空间无意误用,这时候可能产生反向,也可能产生正向。另一种情况是故意误用,即交流参与者明知道是误用空间,依然进行自己的行为,并有意达到某种交流效果。

其三,空间营造,交流叙述参与人主动去营造空间,使其符合自己的意愿,并达到某种目的。空间营造可分为现实空间营造和虚拟空间营造(如心理空间等)。很多情况下,空间营造使现有空间发生某种符合意愿的改变,如庆祝节日时的装饰品、音乐、空间布置等。虚拟空间营造可以通过某种手段达到,如利用音乐、色彩、氛围等手段使身处其中的人的心理发生改变,也就是说,通过外部的某种手段来达到内部(内心)环境的调节。在医疗叙述、教育叙述、体育叙述等叙述类型中,空间营造会影响人之间的交流。舞台戏剧的空间营造对于观众的接受会产生积极效果。当今的电影、电视剧的故事讲述,空间营造起到

非常突出的效果。其实,空间营造,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其目的都是为了使空间与人的关系发生改变,然后获取交流效果。现代室内设计非常注重人的心理,不同的生活空间会有不同的设计风格,温馨、浪漫、儒雅、童趣等,这些设计直接影响生活在其中的人,人与空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

其四,反空间,在交流叙述中,人与空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人与空间呈现某种对立关系,人的行为与空间形成抵触,二者的关系彼此消长,并形成某种不平衡状态,交流叙述的动力来自这种趋衡性力量。在人类的各种活动中,空间安全是一种基础性要求,“在生活中需要一定程度上的稳定性和结构化。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安全感的需要,所以需要空间来保证安全”^⑩。但并非任何时候都能满足这种要求,在某些时候,空间是作为一种反面呈现的,这是一种空间性矛盾。人与空间的这种矛盾关系有如下几种发展趋向:一是人改变自己以适应空间,即人对空间的屈从。这种屈从有两种情况,其一是人彻底改变自己来满足空间要求,其二是人暂时改变自己来适应空间。二是不改变自己,但努力改变空间存在方式,使其更有利于自己。三是人与空间妥协,均做出让步以缓解矛盾。《一千零一夜》中山鲁佐德对国王讲故事,叙述交流空间与山鲁佐德的心理构成对立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反空间叙述交流,山鲁佐德以讲故事的方式缓解与空间之间的矛盾关系,并试图改变空间以利于自己的处境。反空间叙述在交流中是一种非常具有观赏价值的叙述类型,它能激起交流叙述参与者的参与热情,引起兴趣,取得较好交流效果。戏剧常常利用空间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来获取这种交流效果、构筑戏剧的意义。

总之,空间与人的关系复杂,人类自诞生开始就与空间之间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人对空间的控制、生产、利用,以及空间对人的各种影响都形成了人与空间之间的复杂关系。上述各种关系,挂一漏万,只是人与空间关系的冰山一角。

三、空间内化现象

空间与人具有复杂关系,二者并非相互独立的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现代社会的空间生产、地球村形成、人类活动对空间的影响等在逐步加深。反过来,空间对人也构成反作用。空间性质对人的心理、社会角色、行为方式、言语方式等都具有塑造作用,这种作用潜移默化,逐步形成深入骨髓的空间性人格,这就是空间内化现象,即人的内心表现为空间性质,并影响到人行为的各个方面。这是一种空间观念形态,空间价值形态内化为人的心理状况并形成经验方式,影响人的行为方式。空间内化现象是人的空间心理表现形式之一,不同的空间类型会以不同方式对人进行心理投射。人一出生就处于空间的影响与塑造之中,因此,日常生活中人的各种行为具有潜意识特性。人的这种空间心理的潜在状态会在人处于陌生空间中表现出来,因为在陌生空间,人往往在失去其熟悉的空间环境之后变得无所适从,他不得不考虑他的行为是否适合新空间的要求。空间内化现象是一种普遍现象,表现多样,下面就一些常见类型进行讨论。

其一,权力空间。空间反映的是一种权力关系,也是一种等级关系,并内化为人的心理图式。社会化分层将社会空间区隔成由身份、等级等要素为基础的碎片化单元,然后在单元之间进行可以跨层的制度化设计,人的生活或生存空间的转变靠获取某种资格来实现。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空间交流不是简单的、无差别的经验交换,而是在各种社会因素参与下的社会交往。叙述作为一种交流方式,其内涵也遵循这种空间交流规则。在叙述学研究中,“谁说”和“谁听”的问题在空间交流意义上,显示为更为复杂的空间交流关系。例如,平常的听人讲故事之“说—听”关系,实际上带有某种经验传播性质,尤其是老人给孩子讲故事,往往将各种人生经验融入其中;再如叙事疗法中,讲述人(患者)给咨询师(医生)讲故事,与老人给孩子讲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交流的控制权力和经验判断权力往往在听者(医生)这里,也就是说,对于医生来说,患者的叙述经验与主叙述并不重要,从有些支线故事靠医生信息提取方式获取的信息比主叙述更重要。家庭空间与咨询室(诊所)是两个不同的经验空间,其建构模式不同,决定了以此为交流框架而发生的交流叙述在权力分配中的不同方式。

空间权力可以形成心理投射。人在空间中的位置关系反映了权力在人际关系中的运行逻辑。如中

国古代的公堂,其空间布局直接反映了人的地位和尊严,这种布局会形成心理优势,难怪电影《七品芝麻官》中,唐成审诰命夫人的时候会说:“我坐在那里(公堂上的审判者位置)再说话。”现代法庭的布局有类似情况,空间代表一种权力关系。难怪很多犯人在进入审判空间的时候,心理会崩溃,因为空间布局既制造心理优势,也制造心理劣势。正是这种空间心理优势,在体育比赛的时候,比赛双方会交换场地,其目的是破坏这种心理优势,交换场地打破了这种空间带来的心理优势,或者意在消除空间心理优势,当然也同时会消除空间心理劣势。空间距离也会形成心理投射,距离近一般会给人亲近感,反之则是疏远感。倪萍主持《等着我》,往往会直接对当事人说:“来,挨着我坐”,或者“坐的离我近些”。这有助于当事人敞开心扉,讲述自己的心酸往事。

其二,行为空间。人的空间状态其实反映了人的生活方式,人在空间中的行为呈现了这种生活方式,并传达人物的内在心理,空间性质内化为人的行为方式。空间在人的生活中从来不是一种简单的三维图形,而是充满了人和空间之间的交互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其实也是各自空间之间的交流。冲突、融合均表现为空间的对抗与交融。《红楼梦》中刘姥姥进贾府体现了刘姥姥对贾府空间的不适应,方位感的缺失使其无所适从。这其实是乡村空间与贾府代表的城镇富贵之家空间的交流与碰撞。这两种空间的交流、碰撞与矛盾反映了《红楼梦》中两种不同的社会图景。刘姥姥进贾府的经历其实反映了两种空间模式的并置,即刘姥姥心理空间(虚拟空间)与贾府空间(现实空间)之间的并置与交流。所谓空间并置叙述其实是一种空间交流方式,其意义建立在并置空间形成的交流性张力之中。刘姥姥的行为空间处于她生活的农村环境,而与其身处贾府空间形成张力,在这种张力关系中,我们看到了两种空间类型的矛盾与差距。

其三,心理空间。任何进入人类意识的空间形态都有心理容量,空间也内化为人的心理。这里有两方面内涵,其一,空间承载某种心理,其二,人的某些心理靠空间获取。在电影《钢的琴》中,高耸的烟囱是老员工对旧工厂的空间记忆,当烟囱轰然倒塌,他们保存记忆的希望就瞬间破灭:那被烟囱占据重要地位的心理空间,一下子空空荡荡。心理空间与人是相互建构的,这不是一种简单的相互命名与依赖,而是这种相互依赖已经构筑了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的怀旧心理、思乡情感等都与空间与人的相互建构密不可分。李白的《静夜思》并非是一首文学上的上乘之作,但却能够被历代读者喜爱、口耳相传,就是因为这里的思乡情结突破了无数游子的心理防线:温馨的故乡空间就像心灵的港湾,它建构了人生最初的空间意识与情感,并成为人生不断回顾的出发地。

其四,空间规训。空间对人有一种规训作用,即以空间固有的规则对人进行驯化,或者空间通过一定的程序对人进行有目的的驯化,使人符合某种要求。换句话说,所谓空间规训,就是利用空间对人的心理的塑造机制和功能,将人按照一定的规范进行驯化,直到人具备了这种规训后的空间心理。“每一个文化都有一个发挥支配性作用的‘空间’,且众人都会不可避免地遵从这个‘空间’。”^⑩这种“遵从”就是一种空间规训。空间规训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强制规训,其二是非强制规训。从古至今,人类发明各种各样的规训空间,并在其中培养符合社会要求的各种人,医院、兵营、学校、监狱、工厂等等各种空间类型有极其严密的规则和一整套规训机制,福柯详细描述了这一机制:

这种机制是以一种更灵活、更细致的方式来利用空间。它首先依据的是单元定位或分割原则。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人。避免按组分配空间;打破集中布局;分解庞杂的、多变的因素。有多少需要分散的实体或因素,规训空间也往往被分成多少段。人们应该消除那些含糊不清的分配,不受控制的人员流失,人员的四处流动,无益而有害的人员扎堆。这是一种制止开小差、制止流浪、消除冗集的策略。其目的是确定在场者和缺席者,了解在何处和如何安置人员,建立有用的联系,打断其他的联系,以便每时每刻监督每个人的表现,给予评估和裁决,统计其性质和功过。^⑪

长期的空间规训不但训练了人体,也规训了人的心理,并内化为强大的内驱力,影响人的言语行为方式。因此,人类的任何空间生产,包括真实空间生产和虚拟空间生产,都具有各种控制和规训能力。“一个建

筑物不再仅仅是为了被人观赏(如宫殿的浮华)或是为了观看外面的空间(如堡垒的设计),而是为了便于对内进行清晰而细致的控制——使建筑物里的人一举一动都彰明较著。用更一般的语言说,一个建筑物应该能改造人:对居住者发生作用,有助于控制他们的行为,便于对他们恰当地发挥权力的影响,有助于了解他们,改变他们。”^⑤空间对人的这种规训作用极大地影响了人的交流叙述活动。发生在任何空间中的交流叙述都会受到空间影响和调控。参与交流叙述的各方都携带来自各自空间的受到规训后的心理因素,并将之带入交流叙述,影响其效果和意义。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监狱对布鲁克斯长达几十年的规训对其心理造成巨大影响,导致他被释放后难以适应监狱外的生活,与社会的长期脱节及与监狱规训心理的矛盾,终于使他难以承受并最终自杀。而瑞德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不同的是,他很快适应了监狱外的游戏规则,勇敢出走,追求一种正常人的生活。“体制化”是这部电影对监狱规训机制提出的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监狱是提供一种使犯人走向新生、重新融入社会、过正常人生活的规训机制,还是提供与社会脱节、使刑释人员出狱后难以适应社会的规训机制。这是现代社会监狱的规训机制应该思考的问题。

空间规训是人类普遍的生活状态,是一种深度内化的空间规则。当我们给儿童讲述一段童话故事、一段远古传说等,其中无不充斥各种被规训的人生经验、道德逻辑、生活技巧、人生智慧等。交流叙述本身就成为空间规训的一部分。这是人类以叙述的方式交流、传递经验的重要方式。我们无须对此进行各种自由主义的否定性的价值评判,因为它无疑对于人类来说是有用的,叙述保存了人类各种有价值的经验,传递、改造、更新、发明这些经验是历代人共同的任务。

结 语

空间作为人类活动必不可少的存在物,也是人类建构相互关系的重要场所。在人类用叙述的方式进行的交流活动中,空间具有无可替代的功能。人类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对参与交流叙述的空间进行分类,这种分类更多时候反映了空间在交流叙述的意义建构中的各种功能。正因为空间在人类活动中的必然存在,人与空间建构起了复杂的关系。在交流叙述中,空间依赖、空间误用、空间营造及反空间等人与空间的关系建构起交流叙述的意义模式。正由于人与空间的紧密关系,形成了独特的空间内化现象,并表现为多种方式,如权力、行为、心理、规训等均在很大程度上受空间影响。总之,空间问题在叙述学研究中是一个非常复杂又独具魅力的领域,在交流叙述学视野下,空间更多表现出一种关系模式,并深度参与交流叙述的意义建构。

注 释:

- ①②⑥⑧⑩⑫[英]布莱恩·劳森著,杨青娟等译:《空间的语言》,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8页,第3页,第3—4页,第8页,第10页,第23页。
- ③[法]托多洛夫著,蒋子华、张萍译:《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41页。
- ④⑤⑦⑨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页,第6页,第49—51页,第47页。
- ⑩[法]加斯东·巴什拉著,张逸婧译:《空间的诗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2—3页。
- ⑬[日]原广司著,张伦译:《空间——从功能到形态》,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 ⑭⑮[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62页,第195页。

(责任编辑:谢 森)